

“分不清”橘与柿的杜甫

刘摩诃

唐代宗广德元年(公元763年)深秋,杜甫正在蜀中阆州(今阆中)流浪。某次送客,直到北边的苍溪县。秋雨绵绵,山路湿滑,回程艰难,乃选择坐船,顺着嘉陵江南下。山川风物,引动诗兴,从此世间有了一首《放舟》:

送客苍溪县,山寒雨不开。
直愁骑马滑,故作放舟回。
青惜峰峦过,黄知橘柚来。
江流大自在,坐稳兴悠哉。

诗歌联联有名。明代王嗣爽《杜臆》说:“五、六状行舟迅捷,妙极!”清初仇兆鳌在《杜诗详注》中承此说而云:“见青而惜峰过,望黄而知橘来,皆舟行迅速之象。”清氏之际诗学大家陈衍也分析说:“此首最妙在第三联,写下水船其去如箭之状。亦借两岸之峰峦、橘柚形容之,工夫在一写过去,一写未来。过去者初未留神,追见有一片青色之色,始想是峰峦,而惜其已过矣;于是留神未来者,又见远远一片黄色。揣想之,知其为橘柚也。”(《石道室诗话》卷二)又明清之际的顾宸《辟疆园杜诗注解》云:“雨湿之后,峰峦愈青,橘柚愈黄。青字、黄字微读,上一下四句法。”着眼于湿气对颜色的突显作用,同样能道出杜诗佳处。当然,这样的句法老杜并非首次用,也不会只用一两次,宋人孙奕在《履斋示儿编》卷十“知见”条中已举过多个用例。早年客居长安时,杜公就写过“绿垂风折笋,红绽雨肥梅”(《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》其五)。不久前在成都,也有“红取风霜实,青看雨露柯”(《江头五咏·柘子》)之句。离开阆州后,少陵还写过“碧知湖外草,红见海东云”(《晴二首》其一)。名诗人、名学者叶维廉先生曾专门分析过“绿垂”一句,他说:“在诗人的经验里,情形应该是这样的:诗人在行程中突然看见绿色垂着,一时还弄不清是什么东西,惊觉后一看,原来是风折的竹子。这是经验过后的先后。如果我们说语言有一定的文法,在表现上,它还应配合经验的文法。”

“绿——风折笋”正是语言的文法配合经验的文法,不可以反过来。”(《中国古典诗中的一种释译活动》)“青惜”“黄知”二句显然同样在呈现这种感知经验。

如果非要歌颂老杜写诗如何好,其实不必饶舌著文——前人文章何其多也。这里想要较一较劲的问题,乃杜甫所见到的真的是橘柚吗?他不会不会因为老眼昏花,加上舟行过快(穿越时空者送去了马达?)而看错了?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南宋著名学者楼钥。楼氏在其《攻媿集》卷六十六《答杜仲高书》中提到:

尝与蜀士黄文叔蒙食花柿,因问:“蜀中有此乎?”黄曰:此物甚多,正出阆州。杜诗所谓“黄知橘柚来”,极为佳句,然误矣。曾亲到苍溪县,顺流而下,两岸黄色照耀,真似橘柚,

其实乃此柿也。问之土人,云工部既误以为橘柚,有好事者欲为之解嘲,于其处大种橘柚,终以非其土宜,无一活者。

楼氏此说,在清代受到人们特别的注意。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中引之,同时王士禛《居易录》卷十六、姜宸英《湛园札记》卷四亦引之,之后杭世骏《订讹类编》卷六、徐文靖《管城硕记》卷二五、郭麐《灵芬馆续诗话》卷一、俞樾《茶香室续钞》卷十四中,都摘引楼氏此说。以上都是清代学术史、文学史中有大名的人物,他们纷纷赞楼,便渐渐坐实了老杜看错之说。最近读萧涤非先生主编《杜甫全集校注》,书中同样征引楼钥之文,而断言“杜诗此处所说‘不确’。萧书作为集古人注杜之大成的著作,的确较为严谨,虽然赞同楼说,但也摘录了施鸿保的质疑。施氏《读杜诗说》诗成都作,《章留后橘亭》诗梓州作也,即《禹庙》诗忠州作,云“荒庭垂橘柚”……则正蜀土宜,攻媿说殊不可解。岂终非土宜语,第指苍溪县沿江岸言乎?”

施鸿保提到,杜甫写四川橘柚的诗很少,他不理解楼氏文中橘柚“非其土宜”的说法。的确,柑橘从古至今都是四川的土产水果,古籍中相关记载不可胜计。如果说成都、忠州相对阆州都位置偏南的话,那与阆州西东相接的梓州,气候风物应该就差不多了吧。杜甫不但在《章梓州橘亭饯成都寮少尹》中写道“秋日野亭千橘香”,而且还专门写过一首《过园》,记载梓州“春日清江岸,甘二顷园”,言之凿凿,自不可能有错。阆州又不是高山阻隔,自成一气候区域之地,怎么可能就没有柑橘呢?今天如果在互联网上同时以“苍溪”和“柑橘”、“阆中”和“柑橘”为关键词检索,会找到许多当地柑橘丰收的报道,图文并茂,可以为杜公作证。

而且橘之黄或带青色,柿之黄多偏红色,二黄自别;且橘树高不过两三尺,柿树则多高十米以上,得多大的心才不分橘柿?杜甫可是写得出“翠柏深留景,红梨迥得霜”(《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》)、“仰蜂黏落絮,行蚁上枯梨”(《独酌》)这样诗句的诗人,他的观察力之强,描写之准确,古诗人中罕有敌手,难道真的就目睹秋毫而不见舆薪?噫!大可怪也欤!

但楼钥所记同样具有很高的可信度,连施鸿保也不敢轻易否认。楼钥的四川朋友黄裳亲自去过阆州,完全没有看到柑橘树,而且专门询问当地人,说是“非土宜”,好事者为坐实杜诗,种过,都死了。所以黄裳看到,“蜀中有此乎?”黄曰:此物甚多,正出阆州。杜诗所谓“黄知橘柚来”,极为佳句,然误矣。曾亲到苍溪县,顺流而下,两岸黄色照耀,真似橘柚,

卑者,故谓之棣。他柿至熟则黄赤,惟此虽熟亦青黑色,捣碎浸汁,谓之柿漆。可以染髹扇诸物,故有漆柿之名。”只是李时珍所说的漆柿果实一直到成熟都是青黑色,并非黄色,自非黄裳所看见之物。可能黄氏所称的花柿就是柿子,反正他也言之凿凿,阆州的嘉陵江两岸都是此物,而非柑橘。难道真的是杜甫老糊涂了?

古人总以为目验可断真伪,其实今天的科学常识早已告诉我们,存在太多可能性,导致我们眼见的并不为实。自然,黄裳和南宋的阆州人不至于分不清柿子与橘子,他们见到的柿子不会错,而是要由此否定杜甫所见,就过于武断。因为古人不知道气候是变化的,年均气温会周期性波动,温暖期和寒冷期的交替才是气候变化的常态。过去两千年中,唐宋时期是温暖期,竺可桢先生在《古今气候变迁》的时候,柑橘种植的北界“能够到达河南的唐、邓和江苏的南京一带,甚至扩展到较高纬度的怀州(今河南沁阳)”,四川远在此线以南,是柑橘的主要产区之一。但是,在温暖期之中,仍然存在气温的波动,根据葛全胜、郑景云、方修琦等先生在《第四纪研究》2002年第2期上发表的一文,可知公元1110至1190年之间是明显的冷谷时期。北宋大观四年(1110),泉州大雪,福州荔枝全部冻死。政和元年(1111),太湖全湖结冰,湖岛上柑橘全部冻死。南宋淳熙五年(1178),福州荔枝再次全部冻死。四川平均气温稍高于江南,但不会高于福州、泉州。竺可桢先生注意到,唐代的成都还栽种有不少荔枝,到了12世纪,荔枝的栽种线已经退到南边400里之外的乐山。可见那时四川的气温与东部地区一样经历了大幅度下降的过程。阆州地处川北,那里柑橘被冻死,正在情理之中。楼钥生

于1137年,卒于1213年,很显然,他和他的朋友正好生活在一个冷谷时期,比杜甫的时代冷了很多。乾道八年(1172)秋,陆游路过苍溪,作《太息》二首,其一云:“冰霜迫残岁,鸟兽号落日。秋砧满孤村,枯叶拥破扉。”其年冬,他再次经过苍溪县腹明驛,作《清商怨》词云:“江头日暮痛饮,乍雪晴犹凛。”而晚年作《怀旧用昔人蜀道诗韵》诗,有句云:“最忆苍溪县,送客一亭绿。豆枯狐兔肥,霜早柿栗熟。”一派北方风物。陆游与楼钥同辈,从他的诗词看,当时的苍溪落霜早,冬天还下雪。相反,杜甫在唐肃宗乾元二年(758)十二月从同谷(今属甘肃成县)出发,南行赴成都,一路有诗纪行,不但没有一首诗提到下雪,反而在经过绵谷县(今广元)石堰阁时写道:“季冬日已长,山晚半天赤。蜀道多早花,江间饶奇石。”广元更在苍溪以北200里外,十二月时却是一派春意。代宗广德元年(763)隆冬,流浪阆州(今四川阆中)的诗人在《早花》诗中写:“腊月巴江曲,山花已自开。”后来的《大雨》诗中,杜公更说:“西蜀冬不雪。”杜少陵诗中的四川比今日更暖和,而陆放翁笔下的蜀地则寒冷远过今日。温暖期的人写诗说见到橘柚,寒冷期的人认为没有此物,而说前者搞错了,是不是活生生的“夏虫不可语冰”的例证呢?

看来新鲜的说法未必可靠,目验过的事情也未必可信。读古人诗,不但要有敏锐的感知力,非凡的共情力,也需要更丰富一些的知识才行。否则,诬枉杜公不分橘柿,就未免欺人太甚了。尤其王士禛,他不但曾入蜀,而且阆中、苍溪都是亲身所历之地;而从他自己的诗看,还在更北的汉中府时,他就多次看到成片橘树。结果他不但不能探访风土,稍思其理,为老杜正名,反倒对误说津津扬扬之、传布之,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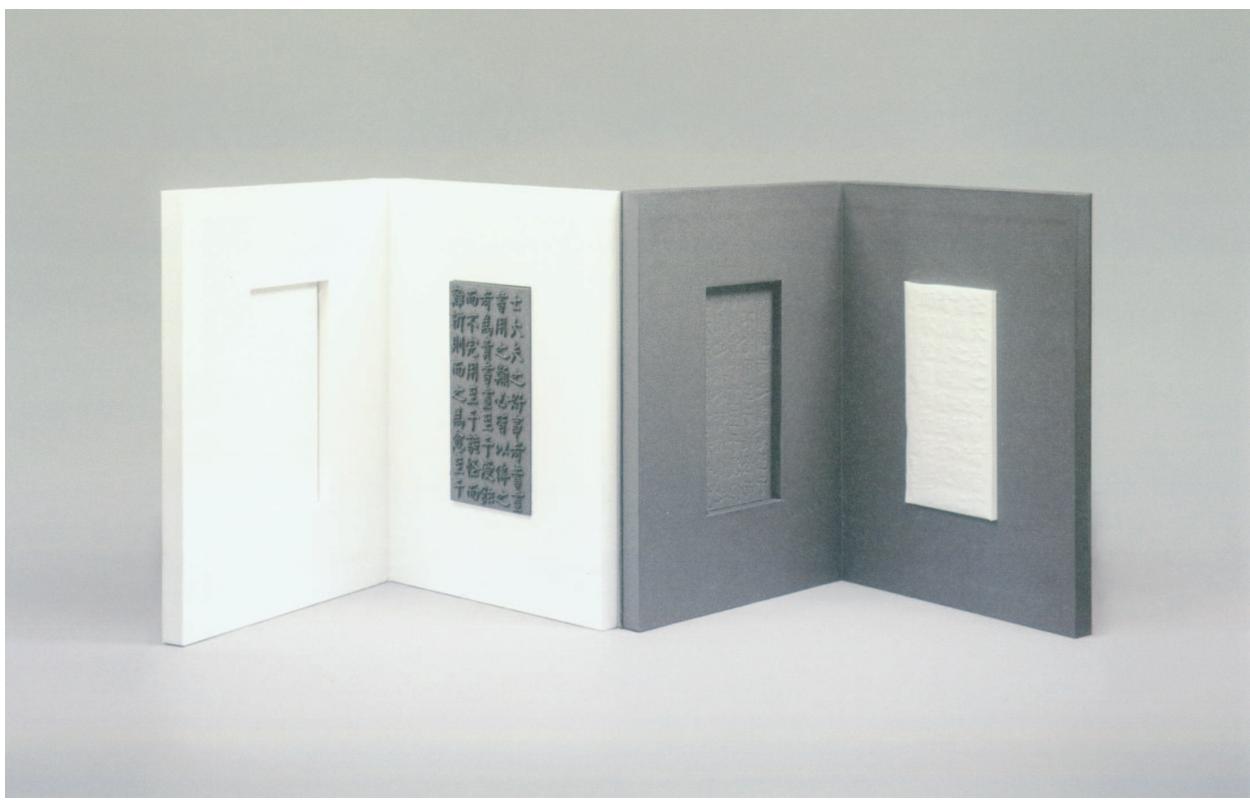
积非难成是,此番讨一公道,还诸杜陵老,楼攻媿诸公服气否?

笔会

徽墨入纸

(平面设计)

栾清涛



龙榆生悼周梦坡《木兰花慢》词书后

严晓星

木兰花慢

高轩曾枉过,才几日、报凋零。记二老相携,郑原小步,童稚欢迎。林亭,赏心未远,自词仙去后,抱恨情。凄切寒芦飘絮,骚魂无主堪惊。西冷,蜡屐惯经行,逸韵登山灵。快平生幽兴,闲摩蠹简,长结鸥盟。芳馨,好留百世,早忘怀、丰厚励修名。占尽人间福慧,临风尚想清型。公归道山前一,曾偕姚虞琴君枉过真茹邱居。

万载龙沐勋拜挽

上《木兰花慢》词一阙,龙榆生先生之作也,见于《吴兴周梦坡先生青春终会苍老,邱老师的字在我的记忆里,长叹了一口气,又一声。

《挽词》第六叶,为《龙榆生全集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年11月)所失收。周梦坡(1864—1933),名庆云,浙江南浔人。清末民初因经营丝、盐业而成为浙、沪巨商,同时他也是当时重要的金石收藏家、文人。龙榆生与周氏的交往,大概不早于1928年9月龙榆生赴上海就暨南大学教职。据张晖《龙榆生先生年谱》(学林出版社,2002年5月),1929年“十月二十七日集海上流于觉林,议决设《清词钞》编纂处”(《编纂清词钞书》,载《文字同盟》第四年第二期,1930年2月),周、龙俱名列“海上名流”之中。次年旧历九月,夏敬观、黄公渚倡结浚社,二人皆为社员。

地方就这么点,能承载的信息,是精练得不能再精练。不管生前坐拥豪宅花园或是蜗居,到了长眠之际,一个人最终的栖身之地,不过是这么一小方。而墓碑更小,那还属于经济充裕之家。至于普通人,全部身家,都在壁葬的一尺见方的骨灰龕位里。到了和这个世界维系最后一点联系时,一个人想如何作结语?或者说,想用什么,来标记自己在世间最珍视的记忆?

生前的波澜壮阔或者辛酸艰难,到了墓地,已是前尘烟云,不必再提。大家不约而同,在属于自己最后的空间,留下寥寥几个字。包括:名字。作为定语放在名字前头的身份,体现亡者和立碑者的关系:“先考”意味着血脉有后,“恩师”说明了精神继承。另外就是生卒年月,记录下这具生命,在世间的度过的时限。而在这一切信息之上,在这精练得不能再精练的内容之中,在名字之前,在身份之前,有一个信息,几乎每一个人在石头上深深刻下了——故乡。

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露天坟场,一个个地名,就这样被保留在小小的墓碑上:广州、海口、东莞、汕头、湛江、茂名、佛山、江门、梅州、惠州、肇庆、珠海、韶关、顺德、惠州、潮州、宝安、新宁、台山、开平、新会、恩平,此外,还有更进一步的,川沙、松江、宁波、象山、苏州、鹰潭、重庆、常德、长沙、岳阳、恩施……绕着墓园慢慢走,读着这些地名,结合逝者的生卒年月,几乎可以想象小半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风起云涌。

时间轴上的每一次浪潮起伏,影响着无数条小细流的走向,不舍昼夜,逝者如斯。到最后,即便已经停步不走,还是不忘在标注中,写明自己和祖先来时的方位。那里,是故乡所在。一个个具体的生命,带着各自的故事,为着各自的原因,怀着各自的憧憬,离开了祖辈起居之地,长途跋涉,顺流逆流,溯旋回转,最后,他们停留在这里,在中国南端,他们永远停留在这个港口的这样一座小山坡上。

小山坡,就在海岸线边上。沿着长长的香港仔海旁道走时,路边都是高层住宅楼,一幢紧挨着一幢,像通勤高峰时刻挤在车厢里的上班族。很难透过楼宇组成的高墙看到后面的山,即便从地图上能知道,山就在那里,他就多次看到成片橘树。结果他不但不能探访风土,稍思其理,为老杜正名,反倒对误说津津扬扬之、传布之,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

积非难成是,此番讨一公道,还诸杜陵老,楼攻媿诸公服气否?我们拿着手机导航,寻找入口。但环顾一番,路边还都是居住楼的门,一个门牌号连着另一个门牌号,间隔以水果铺、糕点铺、禽肉铺等。居民进出出入,遛狗,买报纸,选点心,互相寒暄。没有一点迹象显示,这里有通往坟场的台阶,直到绕到路的交界处,看到一座蓝白相间的牌坊竖立在道路前方。边上再无商铺了。一条灰色的水泥路在牌坊后,蜿蜒往上。这就是了: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。

顺着水泥路爬到尽头,举目四顾,知道原来已到达这一片山坡顶端。整片山坡都是墓碑。一座座石碑,有新有老,

君自故乡来

沈轶伦

有方有尖,静静顺着山势的高低立着,一层又一层。站在坟场分岔的小径上,几米外就是高楼里住户窗外悬挂的空调外机。侧耳倾听,还能清晰听到居民楼里人们在看电视的声音。

属于俗世的生活着的热闹,和墓园门口的另一种热闹互相呼应:有几个来祭扫的人,正在门口整理带来的花束,有几个在清点祭品和水果,有几个用水龙头清洗铁桶里的焚化物残余。但往坟场深处走去,就渐渐听不到四周高楼的动静,祭扫的人声也消失了。只有一座座石碑,以及静静伫立的供奉骨灰龕位的灵灰阁。

1851年,香港人口只有3万多,但随着城市的发展,到了1913年,一下子增加至50万。逐渐兴盛起来的香港,需要大量人力。许多人只身来港,还有大量怀揣一股闯劲的人到香港,想从香港登船到更远的外地谋生。当这些初期抵港的移民年迈离世时,香港却还没有专为普通华人设立的永久性坟场。最初,14名华人行业代表和商人向当局争取,在太平山区筹建义祠,安奉来港谋生的孤魂;到了1913年6月16日,当时的华人领袖再次出面争取,政府拨出位于香港仔一块面积约7万平方米的土地,兴建香港首个没有宗教背景、专为华人而设的永远坟场,命名为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。坟场于1915年10月17日正式启用。其后于1929年再获政府拨出的约3万平方米的土地作扩建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之用。

一百多年过去,陆陆续续安放在这里的,有普通人,也不乏名流富豪。当逝者的后代来此祭扫时,小小的石碑上,仅有的这几行字,如无言的锚定,告诉后人:知道自己从哪里来,知道自己属于哪里。

在这里,没有寻常坟墓的阴郁。站在高山上,远眺能见大海,海面有船帆起伏,海浪折射阳光耀眼。香港仔是著名的海鲜集散地,有最新鲜的鱼虾可尝。一百多年前,部分此刻安眠的生命,正值青春或者年少,初抵香港,劳作之余,也曾见过同一片海吧。后来,他们的子孙在港繁衍生息,开枝散叶,生命中的某个时刻,经过这里,也见过先辈曾见过的这一片海吧。

阳光、海浪、绿植、高山环绕,同一场域里,生与死共存,而非彼此隔绝。一如站在坟场的小路上,比邻而居的高楼里,居民家的空调外机转动声、电视机声,和掠过坟地的清风共存。死亡在这里,显得并不可怕,坟场在这里,和水果铺和糕点铺一样,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部分。安眠者与此刻的居住者,互不照面,但也彼此凝视,其中含有薪火传递的血脉联系。

生者居住的高楼,建得比山坡还高许多,团团围住坟场,从高楼俯视这片属于逝者的区域。而几乎每一位亡灵的碑刻最上端,都用这一行字,望故乡。

邱老师的字

吴静男

下班回家,在办公楼电梯口看见公告栏贴出十几张“江西省城镇居民独生子女奖励对象名单公示”:经校工会确认初核,下列153名同志符合江西省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条件,现予以公示。公示日期从2019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……按读手机习惯,从第一行一下跳到最后一行,惊愕地读到:“153,邱光国,男,1944-03-24,2019.11.10去世,根据《赣厅厅发(2017)7号》文件第二条,2016年之亡故的,不足5000元的补足5000元”。

大概在11月10日前后,我去二教楼101室上课,看见旁边楼梯口垃圾箱边,一块“名人名言”匾斜靠墙上。本来匾应该挂在教室外走廊墙壁上,前夜刮风下雨,匾从墙上掉落,将罩面的玻璃打掉四分之一,也把玻璃下的印刷品一角掀起,就看见下面一张水红色卡纸,有邱老师的字。

邱老师是万载人,师范生,留校当了语文和书法老师。1992年,全省师范学校举行师生三笔字比赛,我、廖小青、刘松涛代表老师参赛,邱老师当教练,看过不少次他示范书写,对他柳体中又带一点赵体的书法非常熟悉。铝合金装框的匾原先是邱老师写的名人名言,时间久了,重新装框,换成印刷体的名人名言,激励一茬又一茬学生。重新装框的名人名言也旧了:铝合金框锈出

了白点,印刷体纸面几乎看不清原底色,但意外保护了衬在后面的邱老师的字。

我找来一根棍子,将镜框上剩余的玻璃敲碎,拆散边框,小心取出邱老师作品,是一段马克思语录:“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,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,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”,每个字有体育奖牌那么大小。当时曾想过哪天碰到邱老师,把这幅字还给他,顺便聊一聊,不辜负我们写字一场——已有两三年没看到邱老师了。润达拆建教工宿舍之前,偶尔能见到在学校操场上散步的邱老师夫妇。邱夫人是上海知青,儿子回外婆家落了户,两口子在上海的时间多于在宜春——邱老师的去世没有在学校发讣告,说明他是在上海走的。现在想来,教工宿舍迁至下水汉后,就没见过在操场上散步的邱老师。一直以为会在林桥农贸市场买菜时遇见,现在也知道永无这个可能了。

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把邱老师的这幅书法交还他的家人——那个捡拾的举动,还有意义吗?我突然感觉到,它表达了我对于死亡的恐惧:我在下意识中认识到,人生中与故物相见的机会不多了,才会敏捷地在那堆垃圾里“去芜存菁”。真要留一件物件,哪天找邱老师写过一幅就是,写的内容还可以自己挑,用上好的宣纸……

一分钟就看完的公示,却勾起了我两个小时也打不住的对过往的回味:青春终会苍老,邱老师的字在我的记忆里,长叹了一口气,又一声。

